

童 话

波 罗 乔 少 爷

陈 伯 吹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· 成 都

封面设计：阿 达
插图：阿 达
邵连石

波罗乔少爷（童话）

陈伯吹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875 插页2 字数58千

1980年2月第一版

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4,000册

书号：R10118.293

定价：0.31元

目 次

一只想飞的猫 · · · · ·	1
摘草莓的故事 · · · · ·	41
波罗乔少爷 · · · · ·	61

一只想飞的猫



——豁啦啦！

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，把窗栏上摆着的一只蓝磁花盆碰落在台阶上，砸成两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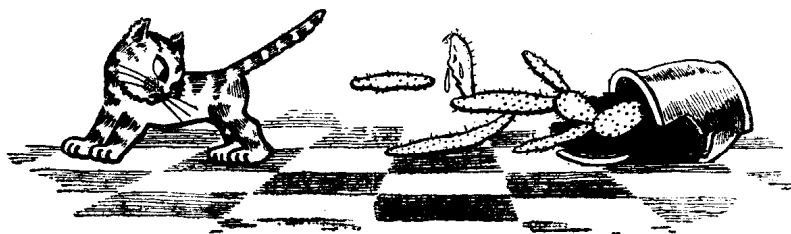
才浇上水的仙人掌，跟着砸碎的磁花盆被抛了出来，横倒在地上，淌着眼泪，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：

“可惜！——”

“那算得什么，我是猫！”猫没道歉一声，连头也不回一下，只弓起了背，竖起了尾巴，慢腾腾地跨开大步，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。“昨天夜里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！”

“嘎——”猫忽然停住了脚步，耳朵竖了起来，招了两招，马上撒开四条腿向前飞奔。

两只蝴蝶，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面来回地跳舞。凤仙花仰起了红通通的笑脸，尽力发出香气。她们亲亲热热地接吻，一下、一下、又一下。



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，张牙舞爪。

她们大吃一惊，赶忙腾起身来，象两个断了线的风筝，倏的飞远了。

“倒霉，扑了一个空！——她们比耗子聪明。”但是猫没肯轻放过她们，只停了一秒钟，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。

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，商量什么事情。

现在黄蝴蝶一歪一斜地，象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张黄叶似的，飞得又慢又低，落在白蝴蝶后面。

“哈，她乏了！”猫直奔过去，伸起脚掌一抓，差半尺。

黄蝴蝶飞走了。

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，落在黄蝴蝶后面。

“这回可差不离了！”猫奔过去，用力蹦起来，又伸起脚掌一抓，只差一寸。

白蝴蝶飞走了。

“呼——嘘——”猫头上渗出了汗，自己安慰自己，“险些儿到了手！这两个小姐儿逃不掉的！”

这时候，黄蝴蝶又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，摇摇晃晃地飞着，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。

“可恶，她逗我呢！”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，现

在却恼火起来，“她想欺侮我吗？好，有她好看的！”

猫弓起了身子，沿着一排冬青树紧挨着走，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，轻轻地、悄悄地潜跑上去。

“他打埋伏呢！”黄蝴蝶好笑了，可是没笑出声来。

猫看看愈挨愈近，不到两尺光景，一纵身飞扑上去，“成了！”

不，还差几分。猫的话说得太早啦！

黄蝴蝶写写意意地飞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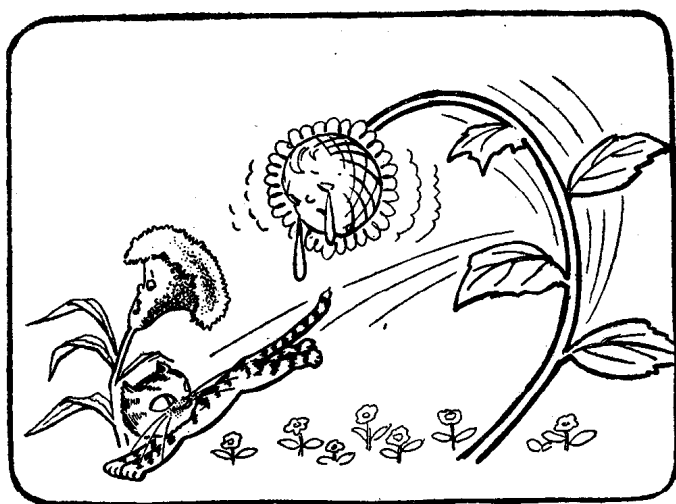
猫望着黄蝴蝶在马缨花树的枝旁，绕了两匝，才直向高空中飞去。他叹了口气，“她太机警了！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——”

他烦恼得很。

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，象一朵小白花，飘落在一映山红的上面。

猫抹一下脸。“我眼睛没花吗？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！——好，你也来逗我！”

他蹲了下来，一动也不动，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，暗地里在估量距离，观察风色，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，象一支箭样地射过去，射中她。



“一，二，三！——飞！”

猫自以为在飞，腾身扑过去，一下子抓住了，正在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，怎么，白蝴蝶却就在他头顶上翩翩地飞过，越飞越高，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。

他气得发抖，呆呆地望着她们，不自然地松开脚爪，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，零零落落地从脚爪缝里掉出来。

这一对美丽的蝴蝶，象亲姊妹那样地并肩飞着。她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得够了，就在一行青翠的柏树后面，绕了一个大弯儿，直向东面飞去。

“我不放过她们！一个也不放过！我发誓！”猫

象个疯子，不好好地走正路，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，撞到向日葵身上，撞到鸡冠花身上，……

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，望着明亮的太阳。

“这早晨空气多么好，这世界多么美，这太阳照得多么暖，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‘增产计划’仔细想一想——啊唷！”她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，撞得她那高个儿的身体东倒西歪，几乎立脚不稳，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，晃得昏头昏脑。

“咦，下毛毛雨了？”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儿低声说。

“不是的。两滴眼泪！”另外一棵小草儿也低声说。

上了年纪的黄杨老头儿插嘴了。“你们说的都不是。两滴油！”

“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，怎么说是油？”这棵小草儿不服气，争论起来。

“也难怪，你们年纪小，见识少，还不知道她是个‘油料作物姑娘’呢！”黄杨老头儿说完，驼着背，闭紧嘴，再也不愿意多说了。

可是两棵小草儿爱磨嘴皮，总喜欢多说几句话，喜欢把事情问清楚，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东西。

“啊啊，这个名字多古怪！‘油料作物姑娘’，一长串难念得很！”

“哦哦，这个名字儿倒新鲜，只可惜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！”

黄杨老头儿嘀咕着：“他们恐怕连她的光荣称号‘向阳花’也不知道呢。”

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，气得满脸通红，他忿怒地喊着：“这个淘气的小家伙，走路横冲直撞，不守交通规则！”

“我是猫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——你算得什么！你是公鸡？哼，冒牌东西！”猫一边乱奔乱窜，一边回头来狠狠地回嘴。

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，有的脸色发青，有的脸色发紫。“咱们幸亏爬上了架子。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！”……

等猫闯出这个花圃，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。

猫圆睁着眼睛，喘着气，望着天空。天空蓝澄澄的，连一片白云也没有。

“要是我能够飞——”他失望，又懊恼，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。在平时他照例要停一下，踮一

下，在树干上抓几下，磨一磨爪子。现在他什么也懒得干了。

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。

她清早起来，把家里打扫干净，收拾整齐，随后出去打食，吃饱了肚子回来，休息一会儿，就打开那本厚厚的《建筑学》来认真地学习。她是一位有名的建筑师。

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，惊动了她，抬起头来一望，猫正踩在一棵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。她认得他，是这个村庄上最淘气的一只猫。

“大概又在闯祸了吧，”喜鹊想。“啊，这样胡闹下去，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。”

她看见猫没精打采地踱过来，想飞下去劝告他，可是猫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，加快脚步溜过去了。

猫一直溜到芦苇塘旁边。

沿着塘岸，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，象一座耸起的绿屏风，把镜子一般的水面遮住了。猫没有看见鸭子正在水里头洗澡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觉得十分无聊，而且有点儿疲倦，“在这儿打个瞌睡再说吧。”

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树荫下，猫睡着了。

他在做梦。

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，他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，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，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她。

“啊呜！”一口，干脆把她吃掉了。“哼！谁叫你的两个姊姊戏弄我？——我是猫！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！”

在睡梦中，猫舔嘴咂舌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。

秋风带着一点儿凉意，吹过来。怕冷的芦苇直哆嗦，瑟瑟地响，小声小气地喊：“冷啊！冷啊！”

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，就叽哩咕噜地说着梦话：“喂，你们这尖嘴、长尾巴的下流东西，别吵闹吧，我不来难为你们。嗨，我困呐，我要睡觉，我懒得管你们！”

他把身体蹇缩得紧一点儿，睡得可真甜呀！

槐树低下头来，看见猫睡得烂熟，禁不住心头火起来，“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，白天睡懒觉！——我的影子还斜躺在西面，没到午睡时间哩！”

他生气地用一根枝条儿重重地打在他头上。

猫霍地坐了起来，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，嘴里又叽哩咕噜地说：“可恶！谁把皮球扔在我头

上？”

但是等到他清醒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什么影子也没有，四周仍旧静悄悄的。

“噢，恐怕我是在做梦吧。”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漂亮得少有的红蝴蝶。“吓！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总是值得骄傲的吧。”

他拉开嗓门儿，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。

呱呱叫，呱呱叫，

我是一只大花猫，

我是天下大好佬！

叮叮当，叮叮当，

耗子见我胆儿丧；

老虎见我称声“猫大王”。

唧唧喳喳，唧唧喳喳，

……

“呷呷！呷呷！”爱清洁的鸭子，洗了个冷水澡，浑身畅快，一边大声地笑，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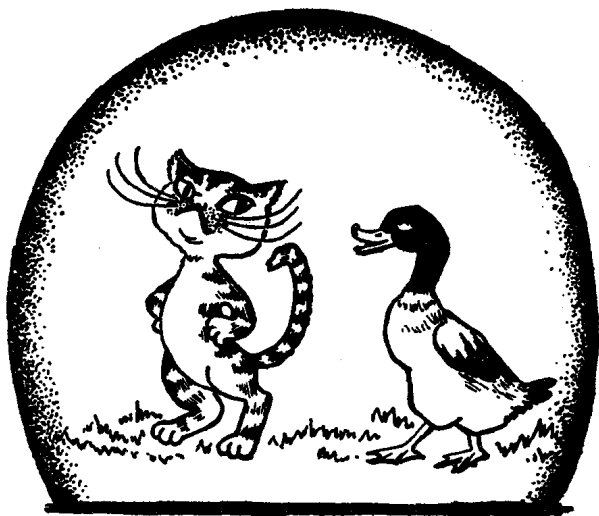
她听到猫的歌唱，想称赞他“调门儿不错！”还想向他提个意见，“这歌词儿未免跟‘老王卖瓜’那样，自拉自唱，自夸自赞。”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他谈谈。

猫一向瞧不起鸭子，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，他却板起了脸孔，翘起了胡子，象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，一开口就没好话。“扁嘴！你从哪儿来？上哪儿去？”

“请你放规矩些。不许你随便叫我‘扁嘴’。”

“那么，我就叫你‘圆嘴’。”

“不管扁嘴也好，圆嘴也好，叫人家绰号总是不



正经。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！——好吧，我们不谈这些。刚才我听见你唱了个歌，调门儿不错；可是歌词儿……”

猫拦住了鸭子的话，说：“你爱听歌？”

“我爱听。——不过……”鸭子的话没说完。

猫又插嘴了：“我为你再唱一个，你想听？”

“谢谢你！我认真听。”

猫又拉开了嗓门儿。

唧唧喳喳，唧唧喳喳，

那边来了一个啥？

原来是只扁嘴鸭！

“喏，你又来了！”鸭子很不高兴。“你仿佛就是野山村上的那个小二流子，成天吃吃、玩玩、调皮、捣蛋……”

“妙乎！妙乎！”猫冷笑着，眨眨眼睛，满脸狡猾的神气。“你倒会训人？”

鸭子接下去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不谈这些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：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，你也要来参加。不要迟到！”

“喂呀！喂呀！”猫捧着头喊起来。

“什么事？可是头痛？”

“心绞痛！”猫半真半假地说。“讨厌的‘大扫除’，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心绞痛！”

“哦，你装病？不爱劳动，你不愿意干活！”

猫装做没有听见，抬起了头，望望槐树，望望芦苇，望望老柳树。隔了好一会儿，才低下头来，睁开一只眼睛，爱理不理地、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们爱劳动，你们去锻炼。我不干！”

鸭子觉得很奇怪。“怎么，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？就说你自己吧，家里头一团糟，也得打扫打扫。那天我在你家门前……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猫抹了一下胡子。

鸭子也有点儿生气了，她难得激动得这个样子。

“你，你也应该知道：公共的事情大家干；朋友的事情帮着干。”

“你是女教师？”猫毫不讲理地说。

鸭子没话说，转过身去想走了。

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，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。“喂，你慢走，我们再谈谈。”

“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，和你多谈也白搭。